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云南卷（第二辑）

求 登

张 长



中国文联出版社

1128183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云南卷（第二辑）

求 登

张 长



1128183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签/张长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10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云南卷. 第2辑)
ISBN 7-5059-3937-8

I. 求...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4021 号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云南卷(第二辑)(1-8册)

书 名	求 签
作 者	张 长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秦启越 苏 晶
特邀编辑	李仕良 刘鸿渝 那家佐
	刘永年 张宝源 欧之德
	赵浩如 晏国珏 黄 尧
印 刷	云南新闻图片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85 千字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937-8/I·3051
全套定价	128.00 元

自序

我是由诗而散文而小说走上文学之路的。有评者认为,我的诗不如小说,小说不如散文。这当然是只是以我自己的作品来比较。即使如此,我自己总觉得至今什么都没写好。

我的第一个短篇《空谷兰》写于1979年,出乎意料地获得同年
的全国优秀短篇奖。这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后来写小说与这次激励有很大关系。几十年来相继写了一些短篇、中篇、长篇,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是从我已发表的短篇中精选出来的。有趣的是,以诗起家,诗歌写得平平,被认为散文写得较好,散文集却又出得最少。倒是小说,此后连续四次获全国奖。这些获奖作品,除长篇《太阳树》外,其余三个短篇都已编入这个短篇集中。即《空谷兰》、《希望的绿叶》、《最后一棵菩提》。

应该说,这个集子是迄今为止我的短篇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选本。评价这些作品质量的优劣和得失成败是读者和评论家的事。正如鲁迅先生那个有名的比喻:作家是厨师,读者是食客。厨师做出菜来就完事了,食客完全有理由品评,说三道四。

当然,厨师必要时对自己的作品也可略作介绍。对我奉献给读者的这份精神套餐,作为它的生产者,我也可略作说明:

一是它所涉及的题材。举凡环保、知青、宗教、爱情、缉毒……都有,故事的背景有歌舞的山寨,蓊郁的森林,暧昧的酒吧,神秘的寺庙……写到的人物有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和尚、赶马人、少数民族少女、士兵、警察、记者、残疾人等等。甚至还出现亦虚亦幻,似有若无的鬼影。在写作手法上,读者也会感觉到绝非一层不变,只一种调调。有的写得很诗化(《兰地毯》),有的写得很传统(《记拍

等)有时也来点“意识流”(《希望的绿叶》)或神秘主义(《朦胧的永远》等)。但总是现实主义的,却又不断探索试验。

我不说这些作品究竟有多么深刻,但它绝不单调,搭配在一起,起码是我们绚烂多彩,有光有影的生活画卷。我历来主张,一个一流的少数民族作家,不应该是个除了少数民族题材之外便一筹莫展的人。读这些短篇,可以看出我始终朝这方面努力。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有写诗、写散文的经历,一般而言,我的小说情感比较真纯、细腻。这是诗和散文带来好处。同时,诗和散文的直抒胸臆,于小说常常出现主题过于直露的毛病。王蒙说我“忍不住跳了出来,大声赞叹自己的人物了。”(王蒙:《可喜的追求》)幽默而又准确地道出了这一点。正像福楼拜曾经说过的那样:“小说家的任务是立求从作品后面消失”。而我,写小说时还不善于“躲”起来。我已意识到这一点。读者也许能从某些篇什看出我正在学这种本领。但愿往后能长进一点。

集子以《求签》为名,一是因为这篇小说发表后《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同时转载,读者也许更熟悉。再就想到商家惯用的话:“顾客就是上帝”。我是个精神产品的生产者,读者也是我的“上帝”。那么也向这个“上帝”求支签吧,或优或劣“上帝”自有明断。

为了让读者了解我的作品,书后附带收了《文艺报》前主编,评论家谢永旺先生及台湾作家罗兰女士关于我的小说的评论可供读者参考。

目 录

(881)	雨 眠 著 著	
(215)	雨 眠 著 著	
(222)	雨 眠 著 著	
(242)	雨 眠 著 著	
自 序		(1)
(252)	雨 眠 著 著	
求 签		(1)
朦胧的永远		(16)
苦竹箐		(33)
沉 落		(42)
户 口		(55)
永远的门		(7)
阿佤的种		(90)
被撵出部落的人		(97)
山的渴望		(104)
有一个女人叫“酸杏儿”		(117)
蓝地毯		(129)
边境小镇的故事		(145)
月光下及其它		(161)
魔 幻		(170)
温哥华来的马锅头		(184)

目 录

无韵的琴声·····	(198)
水面上有两顶帽子·····	(216)
濛濛烟雨·····	(225)
爱是爱的伙伴·····	(242)
心儿在歌唱·····	(262)
皈依者的儿子·····	(275)
最后一棵菩提·····	(295)
希望的绿叶·····	(308)
空谷兰·····	(323)

附 录

谢永旺致张长·····	(1)
良心的象征·····	(台湾)罗兰(7)
·····	壁面如山
·····	"儿杏籍"叫人文个一管
·····	碧虫蓝
·····	事姑的船小更立
·····	守其又不光只
·····	以 翼
·····	夫附已的来半哥盛

求 签

从那个位于中缅边境的小县城回到昆明，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乘坐的“安-24”型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看下面的城市和市郊的田畴一片灰暗，而舷窗外面的落日仍无比辉煌；一片片云彩象排列有序的红旗迎风招展，簇拥着中间一轮火红的太阳。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文革”时期那些小报和墙报上的某种图案。但这种联想只闪了一下，那彤红的落日很快变成一滩逐渐洇开去的血。这黄昏，这色彩，这联想还有那支该死的下下签上的一句谶语：“莫让儿女哭黄昏”，使我情绪很坏，虽然那是老H求的签，但万一是在现在正在天上的我呢？是我和他一起上那座山进那个庙的。老H受不了那支小竹签的折磨，提前回来了。我可以肯定他现在准备吃饭，正往他那小酒杯里斟一小杯每顿饭都离不开的酒，而我却在离他几千公尺的天上。坐的偏偏又是反帝反修之前就进口的苏制“安-24”型飞机。在国外类似的老爷机早淘汰了，在中国还得超期服役。我本不愿坐飞机的。我本是买了两天后的汽车票。那么为什么现在又坐在飞机上呢？全是这儿地区群众艺术馆那个既无比热情又叫人非常讨厌的家伙干的。这条线路无论车票和飞机票都非常紧张。恰恰又碰上个什么民族节日，内地来旅游观光的人数猛增，有的人已在招待所等了几天的票，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而我一从那边境小县城回到这中转站，就轻而易举地弄到两天后的汽车票。他说先拿着，他还要去弄机票。我说我正想乘车走，不麻烦了。他大惑不解地看了我一眼，认定我作出这种反应不是客气便是傻瓜，不等我再说第二句话，便急忙地骑上车拿票去了。

他象是手到拿来又弄到下午的机票。我正在外面解闷儿，他居然在我桌上留下这样的字条：

“你运气真好，今天下午就可以送你上西天了！回头我给你退车票去。”

我气得抓起电话开口就骂：

“有这样说话的吗？你个混蛋！”

“哟！你他妈还挺迷信。告诉你，半个月前才有一辆东风车掉到江里。别以为坐车比坐飞机安全。”

我怕这家伙再说出不吉利的话，赶忙打断他：“你给我闭嘴。我就是要坐汽车。”

“别怕，飞机掉不下来。”这没教养的东西又说，“也不看看时间，这机票还能退吗？”

离起飞时间不到两小时。

我又急，又气，还有一种强烈的不安！为什么在买到汽车票之后突然钻出来一张飞机票？莫非这就是命运的安排？那支下下签警告说：如果你在旅途上，应该早点结束旅行，否则儿女就得“哭黄昏”。老H因之提前回家并且肯定已到家了。我理智地想，不应该信签书上的鬼话，可不知为什么心里老是战战兢兢的。我觉得自己挺可笑。一赌气，拎起提包，我还是到了机场候机。

飞机快到起飞时间，又传来机械有故障，需检修一下，叫乘客稍安勿躁的消息。

“说是飞机翅膀要用铅丝捆扎一下。”一个胖子来了点幽默。大家没笑。心情似乎都不佳。上了飞机，命就交给天了。这种时候，这种笑话当然不会有效果。

“省内航线的飞机应该更新换代了。”一个地方父母官模样的人说：“五十年代，我第一次从边疆到省城，坐的就是这种飞机。现在，唉！”他无可奈何地摸了一下满头白发。

我默默地在候机室里踱来踱去，平静着自己。我告诉自己：今

天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我会平安地回到昆明，晚饭就到老 H 那儿吃，我要笑话他的一场虚惊。笑话他太迷信。我们会在欢笑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这么想，心里熨帖了不少。终于传来登机的号令。滑行。起飞。阿弥陀佛！一切顺利。飞机上我什么也不想。一个小时候春城在望，同时却看见了一轮血红的太阳。黄昏！“莫叫儿女哭黄昏”！据说，飞机失事百分之九十是在起飞后的三分钟和降落前的八分钟，日本人管这叫“危险的十一分钟”。盖起飞后飞机不能拔高，降落前起落架放不下来，均在这十一分钟内发生之故耳！这么一想我注意到那飞机象是在兜圈子，糟！我把头贴近舷窗，却见起落架不知何时早就放下来了。他妈的！是要在天上欣赏春城夜色还是怎么的？还不快着陆！心里才骂着，屁股上觉得沉闷地一颤——着陆了。悬着的心也着陆了。我开始嘲笑自己，嘲笑老 H，嘲笑那支据说是一个非常灵验的庙宇内求的上下签！嘲笑一切相信和宣传求签、算命、看手相、扶乩、梦、预感……等等之类玩艺的愚夫愚妇们。老 H 和我不是都挺好吗？夕阳余晖中的城市不是挺美吗？他也许和我一样也是黄昏回到家。开门。孩子们拥上来。那是“笑黄昏”了！

让那支老 H 磕头求来的上下签见鬼去！它该扔到茅厕去。

我轻松愉快地回到家，想着饭后到老 H 那里，喝喝茶，谈谈那支签，相互取乐，不料敲开门见到老婆，她第一句话就是：

“老 H 出事了！”

“什么？！”我惊叫起来。

“你怎么让他提前回来？”老婆埋怨道，“不是说好同去同回的。现在……”

“你倒是快说，出了什么事？”

“车翻到江里，死了好几个。”

我心里一阵发毛，想起了那支上下签中有一句：“此去风涛正

可惊”，应了！我急问：

“那么老 H 呢？”

“死伤的人中都没有他。失踪了。”老婆叹口气，“那条江鹅毛都能沉底的。”她没有说出不祥的话，她知道我和老 H 的友情，不愿让我太难过。

我吃不下饭，撂下行李就到老 H 家。一切是可想而知的：正应了签书上的那句话。在一片哭声中，我大体弄清了翻车的经过：雨季刚抢修好的塌方，路基还不太平稳，会车，路窄，老 H 所乘那辆车的司机主动让到边上停下，要让迎面来的车先过这窄窄的路段，不料路边的浮土经不住压，坍塌下去，客车失去重心，一下翻倒，沿陡坡又打了个滚儿，最后沉到下面江里。所幸不高，大多数是闷在车箱里淹死的。水性好的，打破车窗游出来。奇怪的是遇难生还的人中都没有老 H。他老婆边哭边诉，很叫我伤心。不知为什么，我始终不敢告诉她求签的事。只是说，老 H 水性相当好，好到可以躺在水面上看报纸，他绝不会出事。话虽这么说，我自己也怀疑起来。因为我知道这条流入缅甸境内的江，江流湍急，流速达每秒八米，并且离出事地点不远就是一个大瀑布，凶多吉少。

离开老 H 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已经和将要告诉你们的事情，我并不迷信。我很想用科学的观点来解释，象那些研究特异功能和易经的专家们用物理学中的“场”来解释未知现象一样。可我对“场”的问题，想起来就叫人害怕。这是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它甚至使人丧失理性。明知是荒谬的却强迫自己去相信它。就象我上飞机前的那些心理活动。飞机落地了，才证明那种想法是多么愚蠢可笑！

可是，老 H 平安回到家呢？我也能平安到家么？如果我们同时乘那辆车呢？双双死，双双活？我死他活，他死我活么？

见鬼！

那叫什么宝山来着？原先谁也不打算求签。只是顺路去玩

玩。山上的风光很不错。七八座庙宇隐藏在大山里，一路浓荫匝地，小径生苔，走上一两公里，便见绿树丛中跃现出一处建筑式样迥然不同以红墙绿瓦为饰的飞檐斗拱。有佛寺、有道观，忽而释迦、弥勒，忽而三清、玄武，甚至还供奉送子观音以及本地的守护神祇。最终也搞不清这是佛教名山还是道教名山？我们不在乎这些。我们只想欣赏一下在昆明难得一见的自然风光，吸一口毫无污染的空气。太阳当顶的时候，我们爬到山顶。这里长满了大片松林，散落的松针铺了两三寸厚，柔软而富有弹性。清风过处，哗哗的松涛声使山野显得倍加宁静，都以为这个叫什么宝山的到此为止了。县上陪伴的同志却指着不远处的一条瀑布说，那源头才是最高峰。几个人说，那就先歇会儿。便到瀑布边喝了水，然后把自己抛到柔软而富弹性的松针地毯上，看满天的蔚蓝，满林的苍翠；徐徐清风不时送来几声幽婉的鸟鸣。就在这松林里，我们从弗洛伊德到性，从宗教到神，及至边境的玉石生意，毒品贩子……在大山里“砍大山”，更地道，更有兴味儿！

“知道不，”陪我们一起来的地区群众艺术馆的小C，“地区文化局那个绰号叫‘黄鳝’的，前几年经常写点报屁股文章，说是挣点烟钱。现在，发了！经常跑深圳、广州，来去飞机，再也不屑写那点报屁股文章了。都说这家伙在玩石头。”

“玩石头就玩个运气。”老H说，“我们单位也有一个，当年在边境工作，认识了一个小头人，两人关系很不错，两年前这老兄故地重游，碰上从境外回来落实政策的那个小头人，说，卖给你一个石头玩玩。要点钱，是意思意思。你只消拿一千来，我保证你发大财！他哪有一千，不想要了。另一个朋友听说，马上逼着他帮买过来，那小头人卖后才知石头落到别人手里，急得一拍大腿：‘你个憨包！到口的大肥肉你喂了别人，我出两千，快给我追回来。’这老兄追到昆明，那人已去广州，把那石头破了，一整块翡翠！绿得要滴水。你们猜卖了多少？”

“一万。”我说，“最多翻十倍。”老H淡淡一笑：“十四万！”群艺馆的小C“砍”出的又是绝对相反的故事：一个港商到边境，花二十万买了一块绿得透皮的石头，想着回到香港起码也得卖上千万港元。岂料在昆明经专家鉴定是块一钱不值的假石头，表面发绿是经过化学处理的。管叫“人工定色”。专家说，做假的办法多得很，有用镶嵌法的，有用激光的。港商不信，剖开后果然见不到一丝绿色，急得他差点自杀！

“所以我说这里有运气，有命。”老H作了总结。小C摇摇头：“不！是赌博。输了，就倾家荡产；赢，就一本万利。”

老H说，他相信命：命里有的自然有，命里无的莫强求。

松林里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的胡砍到这儿。陪我们的主人这才把话引入正题：求签。不防求支签去。他说，山顶上的庙叫“斗姥阁”，签灵验极了！在这个县城里出了名的。

老H不知怎么来了兴致，一跃而起：“走，求签去！”

于是求出了那支倒霉的下下签。

其实，一开始我便劝他别求签。那是当我们从松林来到山顶斗姥阁的时候。

斗姥阁真的只是个阁，远远望去象个山鹰的窠似的建筑在最高的峭岩上。四面是陡峭的绝壁，只有一线悬岩上凿出的石级可通，颇有点华山千尺幢的架式。上到绝顶，众山匍伏，松涛盈耳而蓝天似伸手可及，真有一种红尘不到的感觉。进得阁去，有一非僧非道的老者在院子里编着草鞋。听说老H要求签，热情地把我们引进殿内。仰望神龛上的“斗姥”，金身玉面，端的慈眉善目。而衣著塑得与内地的神像迥异。

老H问我：“怎么样，求一支吧？”

“我不求。我劝你也别求。”我坚决地说，“我历来不求签算命、打卦问卜。”

“你其实很迷信。”老 H 自以为一针见血。他满无所谓地拿起签筒，“求出来是上上签也好，下下签也好，不信它就完了。”

“不是迷信是科学。是心理学。”我正经八百地说，“好签，你虽不当回事，可你心里会高兴；下下签，你也不会信，可心里就不痛快。比如大过年的，合家团聚，有人上门恶毒诅咒你，骂你不得好死，你愉快吗？就这道理。”

老 H 淡然一笑：“我才不那么认真呢。”

“跪下！跪下！”小 C 在一旁凑趣，“图个好玩。”

县上来的小伙子忙着点上香烛：“大好人，肯定是上上签！”

“要消灾避难，要求福求子，跪下，在心里祷告，然后双手摇动签筒，掉出的第一根就是。”守庙老者在一旁教他。

老 H 没有听我的劝告，终于跪下了。

“哒”地一响，第一支签掉出来了。

“保险是上上签。”县上来的小伙还这样说。先抢到手一看，不言语了。小 C 接过来看过也不吭气。老 H 急急看过后，露出了怪样的笑：

“既来之，则安之，不怕！看签书怎么解释，第廿七签，翻！”

我不看已经知道是下下签。拿过签书，为他翻到廿七签，赫然二字：下下。

签书上是那么写的：

斗姥灵签 第廿七签 家宅惶惶 下下

家宅：不祥夜梦起虚惊 鸡犬无端发怪声

从此回心归正道 自然家宅得安宁

出行：关山险隘路难行 此去风涛正可惊

不苦耐烦权止步 免叫儿女哭黄昏

求望：修德读书两件亏 不思安分乱胡为

命中纵有功名分 早已抑除悔莫追

下略婚姻、六甲、失物、官司、疾病、行人

总断：家宅惶惶事未宁 只因妻女太刁横

从今好把乾纲整 积德方能免祸侵

四个人看了都不说话。半晌，老 H 掏出一元钱扔给那守庙老人，骂了句：“球！胡说八道！”便悻悻然走出庙门去了。

他的不愉快是有道理的：先不说那些凶险的预告，就他的人品和他的家庭，这位斗姥娘也太不公正了。什么“不思安分乱胡为”啦，什么“只因妻女太刁横”啦……我可以作证，老 H 与我数十年之交，绝对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老婆贤惠，儿女孝顺，斗姥娘娘是在冤枉好人了。难怪老 H 勃然变色，说这是“胡说八道”。这不，好端端地被写签书的人诅咒了一顿，迷信的人还会谈这是神的断语，还会怀疑这个求签者是个亡命徒或伪君子，求签时一面祷告，一面心怀叵测地图谋不轨呢。

大约正是这种无端受屈、挨骂而又是自己找来的，因而无奈的恶劣心情，下山的路上老 H 无论我们谈什么话题都不开口：从弗洛伊德到性、到艾滋病，最后互相拿对方打趣，他都不插嘴。半个小时之后，他的坏心情也传染给了我们，我们也都讲话了。

“怎么样！”回到县招待所，剩下我两时我说，“我就告诉你别求，别求！告诉你得承认这种心理效应，你不信，现在看来你得被这种坏心理支配一段时间了。”

他没理我，一头倒在床上，突地又象躺在烙铁上似地跳起来：

“怪了！”他从枕边拿起一盒磁带连声说：“怪了！”

“怎么回事？”

“我带了一盘 TDK 新带出来，打算录点民歌什么的，怎么变成杂牌带子了？”

“你记错了吧？”

“不可能，我的带子全是 TDK，玻璃纸都来不及撕掉呢。”

“可能今天上山时有人以次换好了。”

“这房间就我们俩。”

“服务员小姐呢？”

“没意思嘛，换盒磁带？”

我觉得这毫无争论价值。便告诉他听听这杂牌磁带是空带还是录了什么？于是老 H 战战兢兢地把磁带放进他的微型收录机里。

响起了一个男人疲倦而又无奈的歌声：

“戴上面具之后，

我紧紧抓住风脚步，
(我驾驶着风，我向前直冲)
我不停地奔跑，
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路。

在这都市之中有游戏规则需要阅读，
(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能说)

我一定要小心，害怕跌入陷阱受苦……”

歌曲结束是一声长长的叹息。道：“哦——”不知怎么听起来有一种阴风惨惨的感觉。

老 H 的脸一下子变得非常惨白。他语无伦次的：“TDK……听听，这是什么声音……那支下下签……今天……”

我不知道流行曲的名字。但这分明是香港歌星张国荣的声音。我女儿是流行歌曲迷，家里的音响已迫使我能区分每个眼下风靡大陆的港台歌星的嗓音。我觉得老 H 近乎可笑。因为这事没什么不可理喻的，他记错了，或者服务员把那盒 TDK 换走了。但老 H 斩钉截铁地肯定，谁也不会干这种事。他并且提醒我这也是“一盒空磁带”。而空磁带是不会发出声的。我看那带盒上确实没有歌星的名字和歌曲的名字。

“这太可怕了！才打开的空带子就有声音。”他喃喃地说，满脸

的惊慌和恐怖。

“你怎么证明这杂牌带子也是新带子？”

“三分钟前我才撕掉包着的玻璃纸嘛。”

为要证实自己的话，他在枕头边找那撕下的玻璃纸。可翻遍枕头、被子、甚至床下，果皮纸屑簋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玻璃纸。

老H抽出一支烟猛吸起来。他再也不说话。

多年之交我还不曾发现老H如此脆弱，一派假语村言就把他吓得疑神疑鬼。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太差，偏要去玩这种荒唐的游戏。显然，眼前的一切全是他心里紧张的结果。我于是权且充当一个心理咨询门诊医生的角色，告诉他：这是一种心理失衡现象。因某种原因(对他来说是那支下下签)使自己堕入自我分析和各种臆想、猜测之中。他必得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中来。即：那支下下签不可信。他和他老婆、孩子的人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二、磁带上的歌声是一个香港歌星唱的，此人叫张国荣，绝非神鬼之声；三，因此可以肯定，他从家里来就拿错了带子，或者被服务员小姐换了。

我想只要心理正常，这足以说服任何人，然而我有理有据的详尽分析一点不起作用。吃饭了，他草草扒了半碗饭便又回到房间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当晚什么话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因为第二天一早要继续上路，赶赴目的地。当晚无话便只有早早睡觉。熄灯了，黑暗里只见老H的烟头还在一闪一闪的。我不再理他，各人自己睡着了。正当我处于睡眠中即将睡熟时的最佳状态，老H把我叫醒了：

“喂，醒醒！”他叫道，“听听，什么声音？”

远远地传来一条狗的哀嚎。声音凄厉，尾音“呜呜”地拖得很长，很久。静夜里听起来很不舒服，这不是正常的吠叫。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大人们管这叫“狗哭”。据说对狗主人是不祥之兆。后